

全球民调显示, 多达 57%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值得效仿

“民主峰会”就是一场闹剧

梁凡

面对全球性挑战, 世界需要的不是挑动分裂、对抗的“民主峰会”, 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在美国内部民主制度运行漏洞百出, 全球日益摆脱“美式民主”迷思的当下, 美国政府这一粗暴分裂国际社会的闹剧, 只能走向可耻的失败。

一

俄罗斯战略发展基金专家委员会主席伊戈尔·沙特罗夫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专访时说, 美国借召开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妄图在世界上划出新的分割线。

沙特罗夫说, 这场“峰会”旨在宣告一个完全由美国掌控的新平台, 企图将世界划分为不同阵营, 明确划出新的分割线。

在沙特罗夫看来, 美国这一行径将对世界构成严峻的新挑战。同时, 这也意味着, 美国要向其持不同观点的国家宣示新“冷战”。

沙特罗夫还指出, 美国民主正在经历深刻的系统性危机,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已枯竭, 走到了自身逻辑的尽头”。

12月2日, 巴基斯坦《国际新闻报》刊文说, 在各国亟须携手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

等全球性问题之际, 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释放很不好的信号, 其架构和议程都有违真正的民主精神。

文章说, 西方世界基于自身标准给不同国家分类, 并且坚持甚至强迫其他国家购买“西方品牌”的民主,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西方世界会毫不犹豫地打着民主的幌子攻击其他国家。

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吴俊刚认为, 美国举办“民主峰会”实则是假民主之名, 划分阵营, 带有极强的冷战思维和色彩, 其本质更是违反当今世界发展大势, 也难以引起各国真正的共鸣。他认为, “民主峰会”只是美国人打着民主的幌子, 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

二

事实上, 慌里慌张拼凑所谓“民主峰会”的美国, 其自身正面临民主失灵与倒退的尴尬。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的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对美国民主缺乏信心, 52%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陷入困境”或“失败”, 而相信美国民主制度依然“健康”的受访者仅有 7%。

美国《新闻周刊》援引盖洛普的民调数据称, 美国人的整体自豪感在 2020 年降至新

低。报告显示, 在 18 岁至 24 岁的受访群体中, 只有 36% 的人“为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35% 的受访者表示, “略微或根本不因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

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多达 57%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值得效仿, 只有 17% 的受访者对“美式民主”持肯定态度。

就连《华盛顿邮报》也遗憾地指出, 美国盟友认为, 美国的民主已经崩塌, 成为一个“彻底完蛋”的过去式。

美国政治分析机构欧亚集团基金会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 他民众不喜欢“美式民主”, 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民主理念是虚伪的”。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乔舒亚·库尔兰特兹克指出, 世界各地的人们, 目睹了美国总统选举以国会暴乱而告终, 目睹了美国政客利用各种不公正、不民主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目睹了两党之争导致美国债务危机迟迟难以得到解决, 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和全球抗疫。

三

东南亚媒体《东盟邮报》在 5 日刊文, 直指所谓的“民主峰会”不过是美国自冷战以来引发世界动荡的一贯伎俩。

过去数十年来, 美国屡次高举“民主”大旗, 悍然开动战争机器, 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硝烟过后, 所谓的民主没有实现, 只留下一个个混乱不堪、民生凋敝的国家。

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都曾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文化, 如今, 却成为战争与贫苦交加的代名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 对这些主权国家动辄以武力相加、以制裁打压, 让很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久久陷于人道主义灾难, 至今看不到曙光。

2021 年的一份名为“民主感知指数”的调查显示, 44% 的全球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

12 月 4 日, “民主: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 多个国际组织的 500 余名嘉宾线上线下参会。

与会嘉宾认为, 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模式。各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就民主问题开展交流对话, 共同为全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翰表示, 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特定治理模式, 这一模式应该充分适应自身社会和文化发展, 符合人民的需求。“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沙尘天气袭击开罗

12月8日, 在埃及首都开罗, 一条客船在沙尘笼罩中的尼罗河上行驶。当日, 大风沙尘天气袭击埃及首都开罗, 城市能见度较低。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

一周数读

四天半

阿联酋政府 12 月 7 日发表声明说, 明年 1 月 1 日起, 阿联酋将推行每周四天半工作制, 每周工作时间止于周五 12 时, 休息时间为周五下午和周六日。声明称, 这一调整将“确保与周六周日过周末的国家之间金融、贸易和经济往来顺畅”, 让国际商务联络更稳固, 为数以千计总部设在阿联酋的企业和跨国企业创造更多商机。

据报道, 阿联酋目前的周末是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阿联酋政府希望, 延长休息时间能让民众提升幸福感, 同时提高工作表现, 增强阿联酋经济竞争力。

2472 万

韩国统计局 12 月 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韩国 2020 年就业岗位数量达到 2472 万, 比 2019 年增加 71 万, 创下 2016 年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

从行业和部门来看, 就业岗位数量增加最多的是医疗卫生行业和社会福利部门, 其次是公共行政部门和国防部门。从年龄来看, 新增岗位中有 38 万个岗位聘用的人员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 18 万个岗位聘用的人员年龄在 50 岁至 59 岁, 10 万个岗位聘用的人员年龄为 40 岁至 49 岁。

57%

印度媒体近日援引《2022 年全球不平等等报告》称, 2021 年印度前 10% 的富人所拥有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 57%, 而底层 50% 的人所占份额只有 13%。

这份报告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创办的全球不平等实验室发布。报告显示, 印度家庭平均财富约为 98.301 万卢比(约合人民币 8.3 万元), 中产阶级平均财富为 72.393 万卢比(约合人民币 6.1 万元), 50% 的底层民众平均财富为 66280 卢比(约合人民币 5579 元)。

(郭济 译)

法国大选 三名女性候选人引关注

毕振山

距离法国 2022 年总统大选还有 4 个月左右, 除了现任总统马克龙尚未宣布参选外, 法国各主要政党均已推出总统候选人。在这之中, 两名男性和三名女性候选人为外界所关注。

12 月 5 日, 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举行首场竞选集会。泽穆尔表示, 他将发起一个名为“重新征服”的政治运动, “希望法国再次成为世界级的工业国家”。泽穆尔提议, 驱逐法国所有的非法移民。他还表示, 希望法国退出北约, 法国“不会成为欧盟的附庸”。

然而在这次集会上, 泽穆尔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发生冲突, 泽穆尔本人也被打受伤。

泽穆尔是一名作家兼记者, 于 11 月 30 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长期以来, 泽穆尔凭借一些极端观点吸引关注。他反移民、崇尚民族主义、对女性发表争议言论, 导致移民和女性不满。目前他的支持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 4% 左右。

与泽穆尔的突然崛起不同, 70 岁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党首让-吕克·梅朗雄曾两次参加总统竞选。梅朗雄去年 11 月便早早宣布参加 2022 年大选。他近日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从政治立场来看, 泽穆尔与梅朗雄分居法国政治光谱的两端。在这一光谱中, 还有右翼共和党 and 左翼社会党两大传统政党, 以及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这三党推出的都是女性总统候选人。

12 月 4 日, 共和党举行党内候选人第二轮投票。法兰西岛大区议会主席瓦莱丽·佩克雷雷斯获得 60.95% 的选票, 战胜对手埃里克·西奥蒂, 成为共和党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佩克雷雷斯在当选后强调了她的女性身份, 同时宣告“共和党人回来了”。

现年 54 岁的佩克雷雷斯曾在前总统萨科齐时期担任政府发言人、预算部长等职, 主张加强法国内部安全、控制外来移民。有分析称, 西奥蒂的立场在共和党内偏右, 佩克雷雷斯能否团结西奥蒂及其支持者, 将影响到她的竞选前景。

社会党推出的候选人是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62 岁的伊达尔戈是西班牙移民, 2014 年成为巴黎市长, 2020 年连任。今年 9 月, 伊达尔戈宣布参选总统。她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和增加教育、住房和医疗投入等。10 月 14 日, 社会党宣布伊达尔戈为该党总统候选人, 她获得了党内大约 72% 的选票。

“国民联盟”的候选人是该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53 岁的勒庞在 2017 年总统大选中进入第二轮投票, 但最终败给了马克龙。勒庞曾经反移民、反欧盟, 但在 2017 年大选后立场向右翼稍微靠拢。她曾表示, 如果当选会将移民问题交给全民公投。她还主张保障女性权利, 支持法国发展核工业。

泽穆尔崛起后, 外界一度认为他将成为大选的“搅局者”。然而随着泽穆尔支持率下跌, 以及佩克雷雷斯当选共和党候选人, 有媒体又开始展望明年法国出现女性总统的可能性。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 支持率居前两位的候选人依然是马克龙和勒庞。

不过,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大区议会和省议会选举中, 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领导的政党都没有赢下法国本土的任何一个大区, 而传统右翼阵营和左翼阵营分别赢得了 7 个大区和 5 个大区。这表明, 只要右翼阵营或左翼阵营能够团结起来, 还是有实力冲击总统之位的。当然, 这次选举的弃票率高达 66%, 意味着有大量选民态度不明。明年大选结果如何, 仍然有待观察。

莫斯科地铁的 “中国印记”

新华社记者 李奥 白雪骥 陈楠

7 日, 由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承建的首个地铁项目——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西南段项目迎来开通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以视频连线形式出席仪式, 宣布第三换乘环线 10 个车站开通。

2017 年,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首次获得莫斯科地铁建设合同, 承建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西南段项目, 其中包含 3 个车站的主体结构施工和 4 个盾构区间、9 条隧道的施工, 施工线路全长 5.4 公里。

项目经理薛立强对记者说: “我今天的心情有些激动, 首先为我们中国铁建承建这样重大的项目感到自豪, 其次为我们整个管理团队顺利完成任务感到骄傲。”

回顾这一项目的施工过程, 中国铁建自主研发的 5 台盾构机曾多次获得莫斯科工程院和俄方工作人员高度评价。

据介绍, 这 5 台盾构机是根据俄罗斯冬季严寒施工工期长的特点有针对性设计的, 其主驱动、液压泵站、变频器及其他辅助加热系统可耐零下 30 摄氏度低温, 成功应对了极寒施工环境, 保障了冬季施工连续性。(据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8 日电)



12月7日,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一名小朋友手持印有米丘林大街站照片的地铁票留影。走进米丘林大街地铁站, 红色立柱、团寿纹、祥云等中国元素随处可见, 这里已经成为中俄友谊的新地标。



余国庆

2021 年是巴以冲突再起的一年。春夏之交, 巴以之间爆发了自 2017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冲突。尽管冲突持续的时间只有 12 天, 但造成的损失却很严重。

据统计, 以色列方面对加沙的空袭造成了 200 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 1900 人受伤。以色列亦有数十名平民伤亡。

这次冲突使得巴以矛盾旧仇添新恨, 显示出巴以冲突周期性复发的顽疾, 也反映出巴以问题仍然是影响中东局势的一个根源性问题。

回顾这次巴以冲突爆发的原因和停火的过程, 不难看出, 巴以冲突集中反映了巴以矛盾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在冲突形成过程中,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内部矛盾的激化, 以及外部因素的介入, 都对巴以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而巴以局势的恶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也不时显现出来。

巴以冲突周期性复发

事实上, 巴以冲突再起并非没有先兆可寻。

自 2005 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 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 2006 年控制加沙后, 以色列与哈马斯每隔 2—4 年就会爆发一次激烈冲突。2009、2012、2014、2017 年, 以色列先后多次对哈马斯发动军事打击。

巴以冲突周期性复发, 国际社会需凝聚共识

阅读提示

2021 年,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自 2017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冲突, 反映出巴以冲突周期性复发的特点。当前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出现转变, 美国依然偏袒以色列, 国际社会需要凝聚更多共识, 推动巴以双方重启对话。

近几年来, 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更为严格, 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日趋艰难, 哈马斯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来渲染反以行为。

2021 年本来也是巴勒斯坦的大选年, 但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 加上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 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得不推迟原定 2021 年 5 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大选。此举也使巴勒斯坦内部派别争端进一步暴露, 削弱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统一立场。

从以色列方面来说, 近年来, 以色列国内政治右倾化与政党分裂加剧, 2 年左右的时间经历了 4 次大选。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达到连任的目的, 放任犹太右翼势力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周围寻衅滋事, 驱赶巴勒斯坦人, 引起巴勒斯坦人强烈抗议。

2021 年 5 月 10 日, 为了声援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众,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 造成多名以色列平民伤亡。以色列政府马上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这场冲突随后演变为近几年来巴以之间最严重的一场冲突。

巴以冲突引起世界强烈关注。为了防止冲突蔓延到周边国家, 包括埃及、约旦在内的多个国家, 以及阿盟、联合国安理会等纷纷介入调停。

最终, 这场冲突在持续了 12 天后, 双方

于 5 月 21 日宣布停火。此后, 虽然有零星冲突发生, 但加沙和以色列边界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局势总体保持稳定。

地区格局对巴以关系产生影响

尽管巴以局势目前基本保持稳定, 但 5 月的冲突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矛盾, 也表明在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 阿以格局正在对巴以关系带来深刻影响。

首先, 以色列对哈马斯和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主流派别法塔赫分别对待, 进一步加大了两大派别之间的鸿沟。

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彻底打击哈马斯的势力, 极力为哈马斯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 迫使法塔赫彻底与哈马斯切割。在 5 月冲突中, 法塔赫处境尴尬, 既不能公开声援哈马斯, 也不能在约旦河西岸组织民众抗议以色列的镇压。这加大了哈马斯与法塔赫的敌对情绪, 为今后两大派别和解留下后遗症。

其次, 在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改善后, 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2020 年以来, 包括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巴以冲突爆发后,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举行了紧急视频会议, 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区过度使用武力。但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总体比较温和,

年终特稿 ①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在一些国家爆发的反对以色列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

中东地区对以色列军事行动反应最强烈的国家是土耳其。土耳其官方多次发声, 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强烈谴责。土耳其的态度反映了近年来土耳其多次以伊斯兰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发言, 不断增加在地区问题上的发言权。

再次, 围绕巴以问题以及 2021 年的巴以冲突, 美国再次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后, 在改善与巴勒斯坦关系方面也有动作。如 2021 年 4 月, 拜登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通电话时表示, 美国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但美国作为以色列的战略盟友, 在巴以冲突期间却放任以色列在加沙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几次欲对巴以冲突局势进行表决, 都被美国阻止, 这再一次暴露出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一面。

2021 年巴以冲突激化再次显示, 致力于解决巴以问题仍然具有必要性、紧迫感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2022 年是马德里的会 30 周年, 国际社会需要在巴以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 相关各方应摒弃前嫌, 为巴以双方重启对话与谈判提供更多支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管窥天下